

河南邵氏闻见录

第二函
十九册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一

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於金陵一見奇之自知制誥進翰林學士荆公欲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年溫公以爲不然力爭之神宗用荆公爲參知政事用溫公爲樞密副使溫公以言不從辭不拜樞密呂公弼因奏事殿上謂帝曰陛下用司馬光爲樞密光以與王安石議論不同力辭今日必來決去就時溫公待對立庭下帝指之曰已來矣帝又歎曰汲黯在庭淮南寢謀溫公堅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到官踰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參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爲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爲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狼復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汲引親黨盤據要津擠

排異已占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鈔元

延本作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

不如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僚之中超處

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爲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

安石南北異鄉用鈔元鈔明鈔作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

以屢嘗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日

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

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逞其狂愚

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

早爲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

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墮官獲譴無所顧慮此

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覩安石熒惑

陛下以佞爲忠以忠爲佞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不勝憤懣抗章極

言因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爲妻子計包羞
忍恥尙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
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爲竊盜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
忍以身爲竊盜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
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

元鈔本
作詰

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

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其
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
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帝謂監察
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
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嘗在
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臺以修資治
通鑑後乞提舉嵩山崇福宮凡四任歷十五年帝取所修資治通

鑑命經筵讀之所讀將盡而進未至則詔促之帝因與左丞蒲宗孟論人才及溫公帝曰如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書成進御特元鈔明鈔作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皆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爲館職時帝初微感元鈔本疾既安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帝意以謂非二公不可託聖子也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當熙寧初荆公建新法之議帝惑之至元豐初聖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爲御史大夫爲東宮師保蓋將倚元鈔本無倚字以爲相也嗚呼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也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

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爾王荆公辭相位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嗚呼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

司馬溫公閒居西洛著書之餘記本朝事爲多曰齋記曰日記曰記聞者不一也今亡矣時與王介甫已絕其記介甫則直書善惡不隱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舉進士有名於時慶曆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簽署揚州判官後知鄞縣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藝明鈔本及程試文有美者讀一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

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觀者皆明鈔本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月輒無明鈔本無作盡爲諸弟所費用家道屢空一不問

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詘明鈔本萬曆本無字始爲小官不汲汲

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爲宰相薦安石及張瓌曾公定韓維四人

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澆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
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
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嘗欲授
以美官惟患元鈔本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
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
入館職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齎
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
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
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伯溫惜其不傳
於代故表出之

熙寧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為京西察訪樞密挺之子也至
西京以南資福院為行臺挾其父勢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

李中師明鈔本待制轉運使李南公等日蚤晚衙元鈔本有待字之甚恭

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獨立一班蓋尹以下不敢相壓也既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蓋朝儀位著以官爲高下朝謁應天院留臺職也天申卽日行

司馬溫公居洛時往夏縣元鈔本展墓省其兄郎中公爲其羣從鄉

人說書講學或乘輿遊荆華諸山以歸多游壽安山買明鈔本羹窰

畔爲休息之地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嵩頂

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

千佛嵩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涉伊水至

香山皇元鈔本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元鈔本堂凡所經從多

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

馬路險元鈔本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

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其旨遠矣方公退居於洛也齊物

我一窮通若將終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則功被社稷澤及生靈嗚呼真古所謂大丈夫矣

元豐四年官制書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圖本明鈔本出先謂宰輔曰

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

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之又有旨范純仁李常除

太常少卿珪確奏曰純仁已病止用李常後純仁下二十二字影宋本亦脫據明鈔本補純仁

弟純粹自京東提舉常平移陝西轉運判官上殿帝問純仁無恙

純粹曰臣兄純仁無恙帝方悟時純仁爲西京留臺尋除直龍圖

閣知河南府擢慶陽帥珪確知帝欲用之故不令入朝嗚呼王珪

蔡確者不能將順神宗美意取新舊人兼用之遂起朋黨之禍蓋

其罪大矣知河南府以下一段元鈔本無

元豐變法之後重以大兵大獄天災數見盜賊紛明鈔本作蜂起民不聊

生神宗悔之欲復祖宗舊制更用舊人遽厭代未暇而德音詔墨

具在可爲一時痛惜者

以上七字
諸本無

也司馬溫公自與王荊公論不合

不拜樞密副使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卽位宣

仁太后同聽政首起公爲宰相其於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公取

其害民之尤甚者罷之王荊公嘗有

明鈔本
作尙無恙

歎曰終始謂新法爲

不便者獨司馬君實耳蓋知其賢而不敢怨也或謂公曰元豐舊

臣如章惇呂惠卿輩

元鈔本
有者字

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聞

明鈔本
作聞

上

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當無此事遂改

之不疑嗚呼公之勇猛孟軻不如也若曰當參用元豐舊臣共變

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公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

者豈非天哉後世思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爲文章三

元鈔本
作二

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

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

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荊公之法

元鈔本明鈔
本之法作知

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

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爲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

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

冒民

明鈔本
作名

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爲害天下騷然不得

休息蓋祖宗之法益

明鈔本作一變
變下有盡字

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

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荆公與司馬溫公

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

役雖舊典亦有弊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

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爲未便

元鈔明鈔
有蓋字

內翰忠宣子厚雖

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

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

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

速故

元鈔明鈔
作故後

有弊今復

明鈔有
欲字

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

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爲然子厚對太皇太后

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劍太后怒其不遜子厚

罪明鈔本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爲差

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

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元鈔本論久不決蔡京兼

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明鈔本法施行之耳尙何講爲子厚信

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

之真小人耳明鈔本溫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之故利害未

盡議者謂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則可行雇役之法凡家業至三百

千者聽充又許假借府吏元鈔本胥徒雇之無害衙前非雇上戶有

物力行止之人則主官物護綱運有侵盜之患矣唯當革去管公

庫公廚等事雖不以坊場河渡酬其勞可也雇役則皆無賴少年

應募不自愛惜其弊不可勝言故曰差雇二法並作並用則可行

也荆公新法農田水利當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法元鈔本等相繼

亦罷獨青苗散斂至建炎明鈔本中國明鈔本亂始罷嗚呼荆公以明鈔本

本作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溫公以明鈔本行新法不作樞密副使神宗

退溫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絕明鈔本

王荆公天資孝友俸祿入門諸弟輒取以盡不問其子雋既長專

家政則不然也明鈔本荆公諸弟皆有文學安禮者字和甫事神宗

爲右丞氣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

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

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

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唯見此一

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

揚雄之賢上作色而言曰揚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上不樂宗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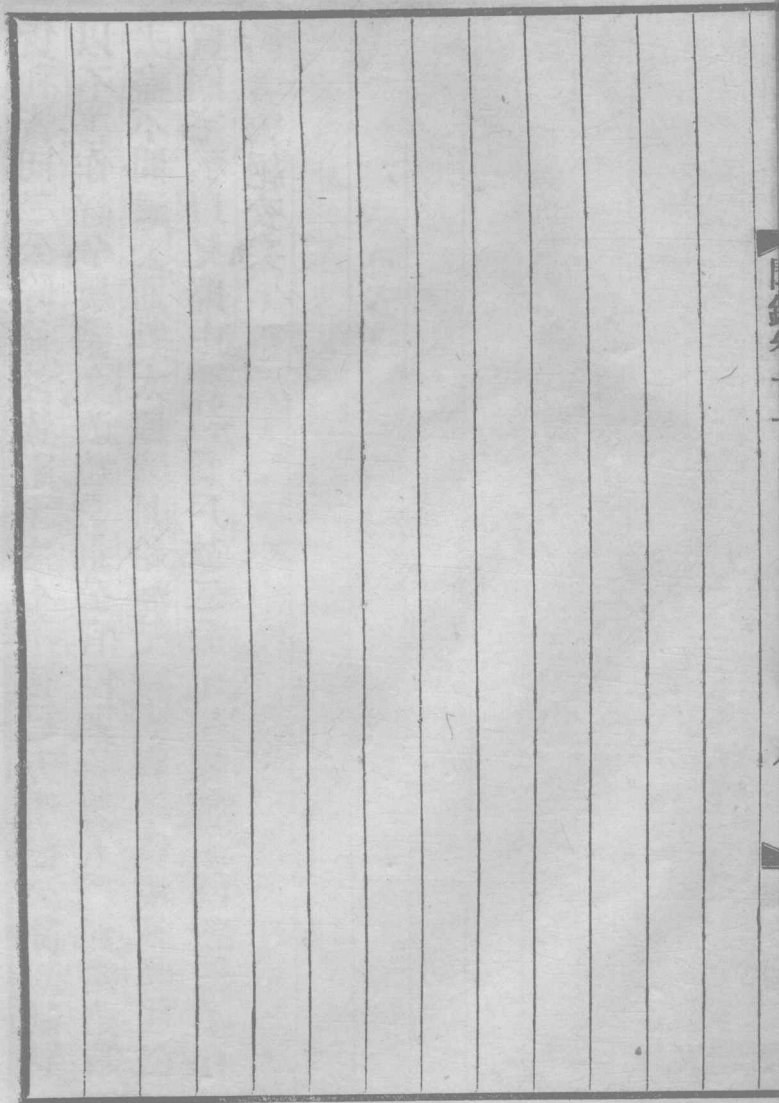
又因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

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者，恐不預。上爲之笑，罷朝。」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爲公坐累矣。」方蘇子瞻下御史獄，小人勸上殺之。安禮言其不可。安國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卽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荆公罷，竟爲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以窮死。雱者，字元澤，性險惡。凡荆公所爲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荆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爲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雱者明鈔本無囚首跣足，手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無帶職者。神宗特命雱爲從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

荆公罷相哀悼不忘。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鍾山嘗恍惚見雩荷鐵枷杻。明鈔本有械字如重囚者。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福。後荆公病瘡良苦。嘗明鈔本無嘗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安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尙未有子。穎公夫人。明鈔本有與溫公夫人五字言之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候我出。汝自裝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

貨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明鈔本無中字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二

呂晦叔王介甫同爲館職當時閣下皆知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

治亂衆人之論必止

周校作正

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

周校作正

也一日

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不達
時變議未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
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故介甫平生待晦叔
甚恭嘗簡晦叔曰京師二年鄙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
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
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於明鈔本於
作其放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師
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爲中丞晦叔迫於天
下公議及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悅謂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姦矣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荆公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

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議按舉時其論尚

同以上八字元鈔本無明鈔本按下有欲字荆公薦申公為中丞欲其為助故申公初多舉元本作用

萬曆本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天下苦條例司之為民害申公乃言作除

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已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申公為中丞

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

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

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為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

除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為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穎州宋次道

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暘叔以為不可次道但云敷奏

失實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

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

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

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

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

福宮居洛寓興教僧舍欲買宅謀於康節先生明鈔本康節曰擇地

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曰公有宅矣未幾得地于白師子巷張

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爲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來

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明鈔本言而已一日對康

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

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

至此尙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

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于福先高曆本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

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

解之曰二龍閒臥洛波清幾歲優游在洛城願得二公齊出處一

時同起爲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

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卽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

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伯溫以經明行修命官見公于東府公語及康節咨歎久之謂元鈔本伯溫曰科名特入仕之門高下

勿以為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溫起謝焉公三子希哲希積元鈔本

本作純希純元鈔本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游甚厚三年公辭位拜司

空平章軍國事次年薨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神宗欲以

子瞻為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為

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

政甚危元鈔本介甫滋不悅子瞻子瞻外補明鈔本不疊子瞻二字外補作補外官中丞李

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劾子瞻

作詩謗訕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

黃州安置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歡元鈔明鈔作歡子瞻曰某欲有言于

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

甫色

明鈔本
有始字

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

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爲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尙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子瞻戲曰今

嘉靖本
有日字

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田畫元鈔本
作畫承君云荆公嘗謂其姪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絕今居閒復欲作書相問防忻然爲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筆

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狀視公適
報司馬溫公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所謂日錄者命
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下江
寧府王元至本防家取日錄以進卞方作史懼禍乃假日錄減落事
寔文致姦僞上則侮薄神宗下則誣毀舊臣盡改元祐所修神宗
正史蓋荆公初相以師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禮甚厚再相帝滋不
悅議論多異同故以後日錄卞欺神宗匿之今見於世止七十餘
卷陳瑩中所謂尊秘史以壓宗廟者也伯溫竊謂荆公聞溫公入
相則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蓋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溫
公以不行新法辭樞密使反復相辯論三書而後絕荆公知溫公
長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溫公在病告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
無他但執拗耳贈卹之典宜厚大哉溫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議事英宗又言稱親濮安

懿王爲非禮以此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

計

二句元鈔本無

陛下有愛民之性

明鈔本作心

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見之怒甚

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以本

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極於醜

詆明日蔡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詞出於荆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

外

元鈔明鈔作材

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

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

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

聞而壯之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

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輿

歸蜀極江山登臨之勝賑其宗族之貧者朞年而後還元祐初哲

宗登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伯善養二老

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會葬陵下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故公卒不爲元祐二聖一起紹聖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爲元祐黨將加追貶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言如此非黨也惇卞乃已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既致政於熙寧之初義不爲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師時王荆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

歐陽文忠公亦善

明鈔本
作喜

之先生文忠

元鈔本
有公字

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荆

公荊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

爲天下患作辯姦元鈔明鈔有論字一篇爲荊公發也其文曰事有必至理

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

人知之事之推移理元鈔明鈔作勢之相因其疎闊而明鈔本無而字難知變化而不

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

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

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

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明鈔本無之字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

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

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

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

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明鈔本無造作二字周校

同 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
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旣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
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元鈔明鈔作麤之衣食犬彘之食囚
首喪元鈔本作垢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
爲大姦慝元鈔本作惡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明鈔本有其字未形
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
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
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斯文出一
時論者多以爲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嘆後十餘年荆
公始得位爲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公
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
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溫公初亦以爲不然至荆公虐

民亂政溫公乃深言於上不從不拜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荆公三

書

明鈔本
有首字

甚苦冀荆公之或從也荆公不從乃絕之溫公悵然曰呂

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

餘年矣豈溫公不見辯姦耶

元鈔明鈔作也

獨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錢朝請者名景謏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巡轄西京馬遞鋪鎖

廳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生

明鈔本作公

與

元鈔無與字

仲父同場屋仲父之葬

康節屬以爲誌熙寧八年與王十三丈詔景猷同從瀛帥張諫議

八丈景憲定國辟爲屬官因康節寄錢丈王丈詩張丈見之寄康

節詩曰橋邊處士文如錦塞上將軍髮似霜錢丈與王荆公善後

荆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爲外官其家集有答堯守趙

度支書自序甚詳云彼者指荆公也足以見錢丈之賢矣其書曰

景謏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兄執事專使至蒙賜書周悉既感且

慰兼審府政清閒晏居多暇豫甚善甚善某與吾兄別已八九年

其間悲哀離憂家事百出患難多而權意少都無目元鈔明鈔作日前之樂

雖人事使然亦年齒將衰情悰不佳耳每遇美景樂事羣居衆處

之處元鈔本反戚戚感傷元鈔本至終日慘然而去不知吾兄懷抱又

如何也及蒙垂問八九年間所得所失并問及拒時宰事乃勸僕

以遠禍辱計吾兄以人言之明鈔本聞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僕

亦不自知其爲是爲非但量己之力行己之見而已試爲吾兄一

二陳之始僕爲進士時彼爲太常博士主別頭試取僕于數百人

之中以爲知道者得預薦送于春官明鈔本彼又稱重於公卿間是

後日遊其門執師弟子之禮授經論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

軻元鈔明鈔作子之言不言及其提點畿內僕爲畿簿當是時學士大夫趨

之者不一獨以文明鈔本稱薦則親其人亦已熟矣及僕調滎陽澤

令繼丁家難聞其參大政天下之人無不歡喜鼓舞謂其必能復

三代之風一致太平是時僕自許昌以私事來京師因見之于私

第方盛夏與僧智緣者並臥於地又與其明鈔本有黨人二字最親者一人袒

露而坐於明鈔本有其字傍顧僕脫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然問曰青苗助

役如何僕對曰明鈔本無曰字以利少而害多嘉靖本作害多而利少後日必為平明鈔本作貧民

之患又問曰孰為可用之人則對以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難

尤非淺淺事彼明鈔本有意甚二字不樂僕私自謂大賢為政於天下必有奇

謀遠業元鈔本作策出人意表亦不敢必其無明鈔本作乖亂及歸許見明鈔本有其字變

易祖宗法度專以聚斂苛刻為政而務新奇謂為新法而天下好

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矣殊非前日之所講而聞者又二三年僕

以調官來京師當其作相當國又往見之彼喜僕之來令先見其

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館閣處君而任以

事僕戲與平甫相諠以謂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平甫

雖以僕為太嘉靖本作失方元鈔明鈔有然擊節賞歎以僕為知言及見彼首

言欲僕治峽路役書又以戎瀘蠻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而

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彼大怒
是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為僕寒心者及退就謁舍有為僕賞激者

有指僕元鈔無以為矯而詆者僕固已元鈔自得於胸中亦不屑人言

之是非也僕每觀自古以來好利者衆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率

皆由人而不在於己何也利勝於義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

行其在己者故出處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明鈔本有於字義而行之在我

則有所不為苟元鈔為利所動而亦明鈔本由於人則盜亦可為也夫

盜之所以為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者僕嘗病此風行

之於天下也甚久歷千百年無一人正其弊而曉其俗者以是行

之於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屺哉仰不愧於天俯不愧

於人內不愧於心僕之所得如此當時雖私自喜得不致於禍以

為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識淺而慮闇元鈔明鈔困明鈔本不知治亂興

亡之本而暗於治體自國朝以來得君未有如此之專者方天子

聰明神聖祖宗積德百年仁恩惠元鈔明澤淪人骨髓而未有享之

者正當輔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承列聖之休享百年之澤

安養元元之民與天下共之致太平之業成萬世不可拔之基以

貽子孫於無窮而反玩兵黷刑變亂天常以祖宗爲不足法蔽塞

人主聰明離天下之心以基亂階此忠臣義士尤所痛惜也後僕

官繁鄧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怨元鈔明苦

而郡縣吏惴惴憂懼明鈔本虞以罪去者不但變其法制而已至于

教人之道治人之術經義文章自名一家之學而官人蒞政皆去

故明鈔本而務元鈔明新奇天下靡然向風矣乃以穿鑿六元鈔明經入

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

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明鈔本有

傾險趨利殘民而無恥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明鈔本

時文明鈔本邀時官僕既預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爲

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爲文學六經而爲必本于
道德性命而一歸於仁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
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
人張諫議定國辟僕爲高陽帥幕到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
厚鎮靜邊鄙無事得優游於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歲一
女早嫁令族顧一身都無所累然有貧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遺
藐然未畢婚嫁卽主人罷府當求抱關擊柝之仕以爲貧藏身避
當塗之怒今春邵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爲洛中之游兼有詩云
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
分明鈔本
作立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願畢
矣吾兄愛我素厚知我此志故盡僕所懷看訖裂去無以示人以
遠元鈔明
鈔作速吾禍聞吾萬曆本
作老兄亦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時定歸因書垂
及相去甚遠未有占會之期唯愛民自厚他無足禱云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三

劉仲通慕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欲誌獻可墓時仲通自請書石溫公之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始有懼意其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溫公門下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至溫公入相元祐薦器之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至溫公薨器之官浸顯爲溫公之學益篤故在臺諫以忠直敢言聞於時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抵一郡聞有使者自京師來人爲器之危之郡將遣其客來勸器之治後事客泣涕以言器之色不動留客飯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紀綱之僕從容對曰聞朝廷賜我死卽死依

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器之留數日使者入海島杖死內臣陳衍蓋元鈔明鈔無蓋字章惇

蔡卞固令迂往諸郡逼諸流人自盡耳器之一日行山中扶其母

籃舁

元鈔本作與明鈔本舁上有與字

憇樹下有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

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也見官喜相迎耳官遠行無恙乎建中靖國初以上皇登極赦恩得歸居南京尋復從官帥定武蔡京用事再落職以死嗚呼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真元祐人也器之平生喜讀孟子故其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熙寧間上書者言秦州閒田萬餘頃賦民耕之歲可得穀三萬石因籍所賦者爲弓箭手並邊有積年滯鈔不用用之以遷蜀貨而鬻於邊州官於古渭砦置市易務因之可以開河湟復故土

明鈔本作地

斷匈奴右臂宰相力行其議知秦州事李師中極言其不可乃命

開封府推官王堯臣同內侍押班李若愚按其實堯臣還奏曰臣

按所謂閒田者皆無之且興貨以積元鈔本境上實啟戎心開邊隙

爲後害甚大臣竊以謂不可也聞者以其言爲難堯臣後爲賢從

官其墓誌所載如此伯溫曰上書者王韶也宰相力行者王介甫

也知秦州李師中者鄆州名臣李誠之待制也介甫主元鈔本韶之

說爲熙河之役天下之士無敢言其不可者王公獨能言之難哉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日元鈔本爲生

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二元鈔明鈔公稱病不出唐參政

與荆公爭按問欲理元鈔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唯聲苦時范忠

宣公爲侍御史皆劾之言荆公章云志在近功忘其舊學言富公

章云謀身過於謀國言曾公章云依違不斷可否忠宣每曰

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荆公猶欲用忠宣

為同修起居注忠宣不從出為陝西漕又移成都漕荆公不悅竟
以事罷之明鈔本以下
另為一條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指王珪為充黨欲并

逐之珪畏確引用為執政時珪獨相久神宗厭薄之珪不悟確機

警覺之一日密問珪曰近上意於公厚薄何如珪曰無他確曰上

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

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語珪欲遣

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檢正俞充元鈔明鈔
不疊充字與琬善以書告琬琬

上章自明鈔本
作白辯帝問珪曰張琬事唯語卿琬何從知珪以漏上語

退朝甚憂召俞充問之充對以實珪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

策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之元鈔明
鈔作罪可免乃除充待

制帥環慶充果建取靈武之章未幾充暴卒以高遵裕代之有旨

以遵裕節度五路大兵為靈武之役涇原副明鈔本萬曆
本有使字帥劉昌祚領

大元鈔明鈔
有部字兵先至靈武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進熙河李憲兵不

至鄜延副帥种諤獨乞班師遵裕至夏人大集決黃河水以灌我師凍餒沉溺不戰而死者十餘萬人遵裕狼狽以遁虜追襲之諤擁兵不救以實其說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語之罪所致紹聖初謂珪策立哲宗有異議以爲臣不忠追貶實非其罪而靈武之禍其罪也蔡確罪尤大貶死新州有以也夫蔡確鞫相州獄朝士被繫者確令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勻攪分飼之如犬豕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確專以起獄致位宰相云

章惇者郇公之疎族舉進士在京師館於郇公之第私族父之妾爲人所掩踰垣而出誤踐街中一嫗爲嫗所訟時包公知開封府不復深究贖銅而已惇後及第在五六人間大不如意誚讓考試官人或求觀其敕擲地以示之士論忿其不恭熙寧初試館職御

史言其無行罷之及介甫用事張郇李承之薦惇可用介甫曰聞惇大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召元鈔明鈔無召字與語自當愛之介甫召見之惇素辯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數年至兩制三司使右司馬溫公記惇如此伯溫作惇傳載辯誣甚詳

楊元素爲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曾布曰請爲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卽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明元鈔明鈔無明字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爲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于是元素出知鄭州摯責江陵元鈔明鈔作監臨琥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呂惠卿丁父憂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託可與謀事者曾布時以
著作佐郎編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悅之數日間相繼除中允
館職判司農寺告謝之日抱勅告五六通布爲都檢正故事白荆
公卽行時馮當世王禹玉並參政或曰當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
定何問彼爲俟勅出令押字耳故唐詔對兩府彈荆公云元鈔明呂
惠卿曾布安石之之明鈔無心腹王珪元絳安石之僕隸又曰珪奴事
安石猶懼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元鈔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階利

文政綿州威茂黎雅元鈔明州夷人皆其遺種也獨唵厮囉一族最

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爲藩翰陝西州縣特置驛謂
之唵家位歲貢奉不絕未開熙河前關中士人多言其利害雖張
橫渠先生之賢少時亦欲結客以取范文正公帥延安招置府第
俾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帝朝韓琦富弼二公爲

宰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王荆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

韶者罷新安縣主簿遊邊得其說遂上開熙元鈔明鈔無熙字河之策荆公

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岷元鈔本無岷字州白石大原元鈔明鈔作潭秦州屬縣

有賦稅其餘無斗粟尺布唯仰陝西諸郡元鈔明鈔作州縣朝廷帑藏供給

故自開熙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唃廝囉分處諸

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唃廝囉死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唃廝囉

諸子唯董彊明鈔本萬曆本作彊下同者在湟鄯最盛韶之勢止能取河州韶暫入

朝鬼章已舉兵攻河州遂有踏萬曆本作踏白之敗景思立萬曆本作力死之紹

聖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樞密董彊已自立為強臣阿里骨所篡國

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瞎征立國人思故主不輔明鈔本作附瞎征瞎征

懦弱欲為僧或明鈔本作國人又欲殺之瞎征遂欲元鈔明鈔作乞納土歸朝廷時

王厚元鈔明鈔無王厚二字帥熙河童貫初領邊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

熙元鈔無熙字河州建中靖國初韓忠彥為相安燾為樞密遂棄鄯鄯求

唵氏苗裔立之韓忠彥罷蔡京作相復鄧鄴責安燾與熙河帥姚

師雄及凡議棄者明鈔本有而字邊事復興矣嗚呼朝廷受小國叛臣所納

地不能正其罪又賞以官爵在理為不順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

種族以鄧鄴之地賜之朝廷下熙河帥議以聞無敢任其責者乃

已至大金陷陝之六路兵入熙河即求鄧元鈔作遼鄴舊族盡以其地與

之嗟大金亦三字元鈔明鈔作夫彼夷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所以蔑視中國歟

元鈔明鈔無此句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遺元鈔明鈔無遺字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

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為汝州監元鈔明鈔無監字酒官會以檄來舉

哀於府第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

臣同列皆謫官某獨除監司某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

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呂

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

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溫公申公亦相繼薨呂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堯夫並相忠宣所見與宗丞同故蔡確貶新州忠宣獨以爲不可至謂汲公曰公若重開此路吾輩將不免矣忠宣竟罷去嗚呼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與忠宣等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也宗丞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與韓兵部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爲表而出之

哲宗卽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

明鈔本有事字

羣賢畢集於朝專以忠厚不

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爲

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
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
相攻擊不元鈔明鈔作而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
深疾之或加玩元鈔作抗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
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刺骨深元鈔明鈔作陰伺間隙
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同以爲元祐黨
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醇夫蜀人師溫
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熙寧間梁丞相適薨聞光獻后有旨於相國寺飯僧資薦神宗問
曰豈以梁適爲仁宗舊相耶后曰微梁適吾無今日矣帝問其故
曰吾初冊后仁宗一日對宰相言朕居宮中左右前後皆皇后之
黨宰相陳執中請付外施行梁適進曰閭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
日又出一妻猶爲不可况天子乎執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語久之

曰梁適忠言也嗚呼唯仁宗之聖梁公之賢吾光獻后所以爲宋之任奴歟

李承之待制奇士蘇子瞻所謂李六丈人豪也爲童子時論其父

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丞相韓魏公公曰君果讀

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

犬馬明鈔本有填字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

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聞其

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

第官浸明鈔本作深顯益有直聲唐介參政爲臺官時言文潞公燈籠錦

獻張貴妃事上怒甚謫介春州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

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已死英明鈔本作奸雄骨尙元鈔本作未寒

之句後介用潞公薦官於朝廷無所言承之以後元鈔本作故明鈔本作書復元鈔本作從

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落韻詩也以山寒

二字韻不同故云可見承之之剛正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
邸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
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
也後荆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爲術

元鈔明
鈔作述

承之深詆之至呂獻可中丞死承之以詩哭之有奸

原本作好從
元明鈔本改

進賢須退忠臣死國憂吾生竟何益願卜九泉游之句荆公之黨
呂惠卿益怨之未有以發也會承之上章自敘神宗留其章禁中

惠卿堅請領

明鈔本
作出

之惠卿因節略文意以天生微臣實爲陛下等

語激

元鈔明
鈔作故

上意遂有愚弄人主之責終其身不至大用嗚呼士若

承之豈孔子所謂剛者歟

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刺血書佛經志甚苦

熙寧初見於同州迎以歸朝士多以詩美之蘇內翰子瞻詩云感

君離合我酸辛

元鈔明
鈔作心

此事今無古或聞王荆公薦李定爲臺官定

嘗不持母服臺諫給舍俱論其不孝不可用內翰因壽昌作詩貶定故曰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後定為御史中丞言內翰多作詩訕

元鈔明鈔作貶上內翰元鈔明鈔無內翰二字自知湖州赴詔獄小人必欲殺之張文定范

忠宣原本作文忠從元明鈔本改二公上疏救不報天下知其不免矣內翰獄中作

詩寄黃門公子由云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斷因元鈔本有以字

上聞上覽之悽然卒赦之止以團練副使安置黃州

元豐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漲壞天津橋波浪

與上陽宮牆齊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為一流元鈔明鈔作深下有丈餘二字公

卿士庶第宅廬舍皆壞唯伊水東渠有積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

第韓丞相康公尹洛撫循賑貸無盜賊元鈔作賊盜之警人稍安後兩日

有惡少數輩聲言水再至人皆號哭公命擒至決配之乃定聞於

朝築水南新城新堤增築南羅城明年夏洛水復漲至新城隄下

不能入洛人德之康公尹洛之元鈔明鈔無之字異政也元鈔明鈔無也字此其大者

元鈔明鈔
有也字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四

元豐末治

元鈔明鈔無治字

神宗山陵韓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預辦雖

中貴人不敢妄有所求蓋公之子宗師從洛之

元鈔本無洛之二字

賢士大夫

游有所聞必白公施行之又朱光庭

明鈔本有公字

揆杜純孝錫皆府官

明鈔

本有公字

薦爲山陵司屬二人忠信有餘多所論列役成而民被其賜公

以功拜使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是神宗靈駕次永安公迎於郊朱太妃護駕於後公亦迎之太妃還禁中偶爲宣仁太后言宣仁怒曰韓某先朝老臣汝安得當望塵之禮太妃泣謝公之名重如此也

韓持國大資知穎昌府時彥以狀元及第爲簽判初見持國通謁者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彥簽判云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晉伯爲帥

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晉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則顯道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曰呂公數載元鈔本之恩也賢於時彥遠矣作教我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

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元鈔明鈔有之字恭議

者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

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元鈔本作識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爲尚書右僕射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

車蓋亭詩來上以爲

元鈔爲作詩明鈔爲上有詩字

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

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爲左丞不敢言

嘉靖本有范字

忠宣乞薄確之罪

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

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

元鈔明鈔有政字

以觀文殿大

學士知潁昌府劉摯罷哲宗與宣仁太后復用忠宣爲右相宣仁

太后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太

后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嗚呼宣仁后

之所以望忠宣者羣臣莫及也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

史楊畏爲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

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

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

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又李清臣首

建紹述之議多害正人一日哲宗震怒謂門下侍郎蘇轍曰卿安
得以秦皇漢武上比先帝蘇門下下殿待罪呂汲公等不敢仰視

忠宣從容言曰史稱武帝雄材元鈔本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蓋近世

之賢君蘇轍果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

如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霽罷朝蘇門下舉笏以元鈔明鈔謝忠宣曰

公佛地位中人也蘇公與忠宣同執政忠宣寡言蘇公平昔若有

所疑至此方知其賢忠宣屢乞罷政出知陳州章惇用事元祐黨

禍起忠宣獨不預至呂汲公南遷忠宣齋戒上書救汲公惇怒亦

謫明鈔本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

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

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

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

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

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卽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卽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唯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繼復觀文殿大學士充

元鈔明鈔作中

太

元鈔本一作乙

宮使

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豈唯尊德尙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

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謁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強中使曰朝廷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又遣國醫診視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家候公疾愈乃得歸公乞歸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面足矣上知公明鈔本有決字不能起始命相公疾少間令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換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依所請卿忠言嘉謀元鈔本作猷宜時有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表謝復告老詔不允比詔至公已薨矣上與太皇太后聞元鈔本有之字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旁元鈔明鈔作讀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內一事云苦宣仁之謗議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蓋忠宣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

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書一

明鈔無一字

繳申潁昌

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公將葬李之儀作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潁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于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爲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爲戶部尙書欲結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

元鈔無以上五字

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爲開封府縣

尉往按視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無

月金卷一四
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禍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

嘉祐中李參自荆南帥召爲三司使參政孫抃以元鈔明鈔作曰參刻剝聚

斂之材周校作才不可用改羣牧使蓋祖宗不以財計用人至仁宗朝大

臣所宗尙如此元豐初薛向自三司使除同知樞密院向元鈔明鈔無向字

雖以能吏治曉財用進時朝廷下州縣令民戶養保馬天下以爲

不便宰執堅行之向獨以爲不可以本官責知隨州既死至元祐

初錄其言諡恭敏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五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頤字正叔康節先公

元鈔作生

以兄事其父大

元鈔明鈔作太

中公二先生皆從康節遊其師曰周敦頤茂

叔宗丞爲人清和侍講爲人嚴峻每康節議論宗丞心相契苦

元鈔

明鈔作若

無所問侍講則時有往復故康節嘗謂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

相知之盡二先生則同也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弟戩字天祺

爲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

明鈔本作欣

結客取熙河鄆鄴之

地范文正公帥延安聞之館於府第俾修制科與天祺皆登進士

第方同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學之道尤深於禮熙寧初子厚爲崇

文院校書天祺與伯淳同爲監察御史時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條

例司官爲御史與臺諫官論其不便俱罷上猶主伯淳介甫亦不

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點伯淳力辭乞與同列俱貶改澶州簽判

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荅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參政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參政也趙清獻公同參大政從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謂無罪清獻有愧色謫監鳳翔府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如此未幾卒於官子厚亦求去熙寧十年吳充丞相當國復召還館康節已病子厚知醫亦喜談命診康節脈曰先生之疾無慮又曰頗信命否康節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謂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尙何言子厚入館數月以病歸過洛康節已捐館折簡慰撫伯溫勤甚見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尙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縣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葬鳳翔之橫渠是謂橫渠先生伯淳自澶州請監洛河水竹務以便親除判武學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罷知開封府扶溝縣失囚謫汝州監酒元祐初以宗正丞召將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馬

溫公呂申公薦召對初除職官再除館職除崇政殿說書歲餘出

判西京國子監兩除直祕閣不拜紹聖中坐元祐黨謫涪州遇上

皇卽位赦得歸久之復官以卒是謂伊川先生三先生俱從康節

遊康節尤喜元鈔本明道其譽之與富韓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相等

故康節四賢詩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

伯淳之言調元鈔明鈔作條暢四賢洛之觀萬曆本中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

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則康節之所以處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

先生侍大元鈔明鈔作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

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明日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

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老矣元鈔明鈔無其老矣三字無所用於

世純明日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云

草軟波平風細溜萬曆本作細雲輕日淡柳低摧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

未嘗如此盃好景只知閒信步朋歡那覺大開懷必期快作賞心

事却恐賞心難便來明道和云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携几杖
來行處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瀝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
山眼重開時泰心閒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明道敬禮康節如
此故康節之葬伯溫獨請誌其墓焉悲夫先生長者已盡其遺言
尙存伯溫自念暮高曆本作老景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也因具載之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

元鈔

本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爲樞密使素與惠卿

有隙特自太原移明鈔本有范字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

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

將之心議者謂其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

德孺聰明過人而爲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如

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種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

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再兼元鈔本無再兼二字明鈔作爲樞密副使詒尙停

任復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
上世有契義某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
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田畫元鈔明鈔作畫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其人物雄偉議

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完者教授潁昌與承君遊相樂也
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一日
報上召志完承君爲之喜又一日報志完賜對承君益喜監門法

不許出志完亦不來久之志完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完矣志完遣
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觀元鈔明鈔作墨子

作元鈔明鈔無作字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鄒明鈔

志完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折簡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

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絕也取告元鈔本見之間志完曰平生與

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聲

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明鈔本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

而後言貴其元鈔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

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廢皇后孟氏立劉氏爲皇后承

君告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

潁昌中塗自云得罪元鈔無以上四字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廢立皇

后時某之言慙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卽死不復望清光矣

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某得

罪志完承君相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

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

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

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太常元鈔明鈔丞宰相

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

民畏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小疾

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爲淮陽土神云

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名其家近時伯溫聞見者二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遇赦得歸不以爲喜長老道楷者崇寧中以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上一日賜紫方袍及禪師號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譖於上以爲道楷擲救於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爲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杖官不可輒輕之遂受杖無一言自此隱沂州芙蓉溪

鈔明

本作從之者益盛朝廷數有旨復命爲儒

元鈔明鈔作僧

不從嗚呼二人者雖

學不同皆特立之士也爲僧

元鈔本

爲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可以

少愧矣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

有材

萬曆本
作才

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

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
謫介甫性狠復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
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
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明鈔本
作容之理但元鈔明
鈔作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
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爲知言

陳瓘字瑩中閩人有學問年十八登進士甲科紹聖初用章惇薦
爲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起
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容甚哀謂惇曰公與其
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蓋譏惇之報怨也惇以爲忤不

復用曾布爲相薦瑩中爲諫官爲都司蔡卞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曾布亦主熙寧元豐之政瑩中上布書謂卞尊私史以壓宗廟及論時政之不當時布又以爲忤出之瑩中爲諫官時爲上皇極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屢竄謫

元鈔明鈔作實

例用赦放歸猶隸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詔

獄下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不爲動既入獄見其子

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

元鈔明鈔無一行二字

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

孝壽坐廳事簾中列五木於庭引瑩中問之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某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自書孝壽懼以瑩中爲不知情卽日放歸再隸通州其子配海上瑩中撰尊堯集以辯王安石妄作日錄以詆祖宗詆神宗者今行於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晚喜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康節之學若有得也

伯溫紹聖初監永興軍錢監呂晉伯龍圖居里第數見之深蒙器

愛伯溫罷官貧不能歸用茶司薦爲屬官一日見呂公公曰君亦

爲此官何耶選人作諸司屬官史元鈔明鈔作使按作使是臣爲走馬承受則一生

不可爲元鈔明鈔作他官矣伯溫對以故公曰爲親爲貧則可也公丞相

汲公之兄性剛直謹禮法爲從官歸鄉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

部吏如子弟多面折其短而樂於成人雖丞相亦未嘗少假顏色

也一日至府第坐堂上丞相夫人拜庭下命二婢子掖之公怒曰

人以爲丞相夫人吾但知呂二郎新婦耳不疾病輒元鈔本用人扶

何也丞相爲之愧謝乃已每勸丞相辭位以避滿盈之禍紹聖中

丞相南遷公帥平涼議邊事不合移帥秦又與鍾傳元鈔本議不合

亦忤章惇降待制知同州致仕復龍圖閣直學士嗚呼呂公今之

古人也伯溫尙及見之記其平生之言如此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

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敘云爾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故公謫夷陵日貽師魯書曰開正以來始似無事始舊更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合明鈔本作宜刪削存其大者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修本所取法於此傳亦有繁簡未中者願師魯刪之則盡善也正史更不分五史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

漢周修且試撰以唐晉

元鈔本作晉

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

略約

下十四字明鈔亦無

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

明鈔本有意字

如何元鈔本明鈔作何

如吾輩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志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遣此介奉咨希一報如何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賚國志草本去次云云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盡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脩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脩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字

元鈔明鈔作章

淵源

自有次第也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六

楊凝式少師唐昭宗朝爲直史館宰相涉之子也朱全忠逼唐禪

位涉爲奉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使國家至此不可謂

元鈔明鈔作爲

無過况乎

元鈔明鈔作手

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

之涉大駭曰汝欲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全忠旣纂弑凝式歷

梁唐晉三朝陽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師其書法自顏柳以入

二王之妙居洛陽延福坊每出導從輿馬在前多步

元鈔無步字

行於後

一日欲遊天官

元鈔本作宮

寺從者曰曷往廣受

元鈔明鈔作壽

寺亦從之今兩寺

壁間題字爲多

元鈔明鈔有與字無以上六字

多寶塔院有遺像尙存近歲劉壽臣爲

留臺於故按牘中得少師自書假牒十數紙皆楷法精絕世論少

師書以行草爲長誤矣

國初隱士石砮居洛陽之北邙山馮拯侍中爲留守砮每騎驢直

造侍中見必拜之飲酒至醉乃去砒好作詩道家語有曰明鈔本無曰字

結網蜘蛛翻仰肚轉枝啄木倒垂頭意謂謀利者如此又曰蝸牛

角上爭閑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明鈔本有名字元鈔誤名爲多利者若此洛人

頗能誦之一日自城中飲酒大醉騎驢夜歸失所在

孫覺明鈔本作覽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外元鈔別墅一作開

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孫異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里餘見

大珠浮遊湖面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

之熙寧初孫明鈔本有覽字登科爲河南縣主簿自云

周長孺字士彥澶淵人楊寘榜登第爲渭州共城縣令得師曰明鈔

本作事邵康節先生士彥事先生以古弟子禮先生告以先天之學士

彥性剛遇事輒發既從先生卽淡然若無意於世者其季直孺怪

問之士彥慨然曰此吾得於先生者士彥在共城獵近郊有兔起

草間自射中之卽其處不復見兔得元鈔無得字石刻其文曰士彥當都

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遽歸不敢留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知
劍州普城縣卒喪歸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留其家經紀甚備教其
子純明以學問爲娶程伊川先生之姪元鈔本有女字純明後登元祐三年
進士第元鈔明鈔有士字彥因獵得石刻驗於數十年之後與漢滕公佳城
事相類異哉

張唐英者天覺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學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嘗作

宋名臣傳蜀檣杙行於代熙寧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還京朝過

洛府尹同僚元鈔本作察屬出賞花皆不見唐英題詩傳舍云先帝昭陵

土未乾又聞永厚葬衣冠小臣有淚皆成血忍向東風看牡丹尹

聞之遽遺元鈔明鈔作遺書爲禮却而不受蓋仁宗山陵初成英宗厭代賴

唐英還朝不得歸臺不然河南尹者不免矣

皇祐初洛陽南資福院有僧錄義琛者素出入尹師魯門下師魯

自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監酒過洛義琛見之曰欲邀

龍圖略至院中可乎師魯從之義琛曰

元鈔無以上十七字

鄉里門徒數人欲

一望見龍圖有頃諸人出一喏而去皆洛中大豪義琛已密約貸

錢爲師魯買洛城南宮南村負郭美田三十頃師魯初不知後義

琛復以歲所得地利償諸人至師魯卒喪歸洛義琛哭

元鈔明鈔有於字

柩

前納其券於師魯家師魯素貧子孫賴此以生嗚呼在仁宗朝一

僧尙負義如此風俗可謂厚矣康節先生與義琛善每稱之也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魏公宣撫五路薦

於朝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魏公爲書石

元鈔作後

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

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尹師魯帥平涼延易府第尊禮之狄武襄

代師魯遇之亦厚每燕設易嗜

元鈔明鈔作喜

食苦馬菜不得

元鈔本有之字

卽叫怒

無禮邊城無之狄公爲求於內郡後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

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狄公善制

明鈔本有易字

也

謝希深幼子景平初任爲大理評事監光化軍稅有兵官者爲本

廳軍員持以事兵官常憂鬱不樂景平一日問之兵官泣訴景平
曰君當解官去吾必能報之兵官去景平因權軍事呼軍員詰之
曰老兵何敢元鈔明鈔有把字持兵官使罷任去軍員者無賴大言曰景平
配之希深一時有大名其諸子皆賢景平居幼尙有家風云

明鈔本
作廷許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爲古文後登甲科嘉祐中與
王介甫同爲知制誥擇之爲先進時詞臣許受潤筆物介甫因辭
一人之饋不獲義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介甫以母憂去擇
之取爲本院公用介甫聞而惡之以爲不廉熙寧二年介甫入爲
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擇之以龍圖閣學士右諫議
大夫知杭州介甫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以賊濫聞於
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攝擇之下獄鍛鍊無所得
坐送賓明鈔本實字
作道遊二字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元豐中復秘書

監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元鈔本無以上八字移知光化軍以卒士

大夫冤之同時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

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謂橫渠先生者悉平

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者也

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濟源縣魏廣者主簿汜水人二人素相好

一日會府中李被酒謂廣曰我果宦元鈔作官達當薦君為屬未幾河南

元鈔本作陽倅闕攝其事守闕元鈔無以上五字李又攝之遂檄廣權幕官相從益

歡監司以燕會數俱罷歸故官廣先去李餞於東門席上賦詩有

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復似車輪我今自是飄萍客更向長

亭作主人蓋當時朝廷文法寬所用監司皆長者故能容州縣之

吏如此任道師元鈔明鈔作司門為康節先生明鈔本作公云

薛球肅之為梓州路提刑市有道人賣兔毫筆者以蜀中所無也

因呼之見其目光射人則曰有術乎曰小技姑為官人試之令熾

炭稱許以一手并衣袂置火中取斗酒酌之酒盡火赤灰滅道人振袖而起如初肅之異而遣之問其所荅絕不言而去明日再招不復見矣肅之以爲終身之恨親爲康節先生言之云

則曰有衛平以下元鈔明鈔作

因問其所得絕不言而去道中爲余言如此道中名元實有禮學嘗爲尙書耶其爲人忠信不妄云

姚嗣宗字因叔華陰人豪放能文章喜談兵嘗作詩曰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窮鱗韓魏公宣撫陝西薦於朝命官以大理寺丞知華陰有運使李參者性卞急因謁岳相見庭中唐大碑爲火所焚問嗣宗曰誰焚此碑嗣宗曰草賊耳參問曰何不捕治嗣宗曰當時捉之不獲參問賊姓名嗣宗曰黃巢耳參知其玩已乃已嗣宗人傑也竟不達以死呂汲公表其墓載平生甚詳

生甚詳

先有李藻字希純常言嘉祐間應舉時洛中有名士十餘人分題作詩賦遇旬日會於僧寺有大姓李生者好事見希純曰已就所

居闢舍館可同諸君會課差勝僧寺牢落也希純輩欣然從之每至其館主人具飲食挽留甚勤或數日不得去一日同諸君醉臥未起庭有桃花飄落衾席之上皆嘉祐太平之象也時洛中有大姓數十爭延名士以好事相勝子弟有登科者熙寧以後無復此風矣

潞州張仲賓字穆之其爲人甚賢康節先生門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縣十五六歲時猶爲兒戲父母誨責之卽自奮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遷於州三年其資爲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於一路又曰爲富家而止耶因盡買國子監書築學館延四方名士與子孫講學從孫仲容仲賓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謂有志者也

偃師孫道中爲余言嘗村居每月下聞笛聲甚清越一日因卽其聲聽之在一老桑枝上記其處明日往觀於桑枝上生一仙人橫

笛者其眉宇衣服織悉畢具因持歸聲遂絕道中爲余言如此道
中名元實有禮學嘗爲尙書郎其爲人忠信不妄云

以上四條
諸本均無

長安百姓常安民以鐫字爲業多收隋唐銘誌墨本亦能篆教其
子以儒學崇寧初蔡京蔡卞爲元祐姦黨籍上皇親書刻石立於

文德殿門又

元鈔本
有立字

於天下州治廳事長安當立召安民刻

元鈔明
鈔作刊字

民辭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馬溫元鈔明
鈔作相
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鐫也府官怒欲罪之民
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恐後世并以爲罪也嗚呼
安民者一工匠耳尙知邪正畏過惡賢於士大夫遠矣故余以表

元鈔本
作表以出之

長安張衍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其爲人有忠信識道理章子

厚蔡持正官州縣時許其爲宰相蒲傳

元鈔本
作傳

正薛師正未顯皆以

執政許之紹聖初余官長安因論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甚

似其父文正公

明鈔本有文字

正艱難中僅作參知政事耳余曰忠宣爲相

何也衍曰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

不可用古者貴人少福人多今貴人多福人少余問其說衍曰昔

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爲監司大郡享安逸

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

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

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於刑殺未久卽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

也余又以同

元鈔作用

時爲監司者張芸叟陸孝叔邵仲恭吳子平數公

命問之衍曰皆帶職正郎員外郎耳取

明鈔本作少

進於此卽不可獨仲

恭數促其後芸叟爲侍郎孝叔待制未幾皆謫官孝叔帥熙子平

帥秦尋卒仲恭帥鄆

元鈔明鈔作鄆鄆

移常州卒年五十五三公皆直龍圖

無一不如衍之言者章子厚作相意氣方盛因其姪縉問衍衍曰

以某之言白公命也發及八分早退爲上不然災至矣子厚

問衍衍曰以下

二十七字原本及元鈔均脫據明鈔本補

不用其言亦不怒也後遂有崖州之禍蔡持正以

門客假承務郎奏衍賞其術衍與總領市易官元鈔明鈔作吳宮田舜卿善

衍有錢數千緡舜卿為買田以官戶名占之後舜卿賊敗官籍其

產衍之田在焉或勸衍自陳衍曰衍故與田君善田君占衍之地

美意也田君不幸至此衍論於有司非義也卒不請其田士大夫

多稱之衍病余見之則曰數已盡某日當死凡家元鈔本有之字事悉處之

矣公其記之已而果然

河南甯氏其先錢塘人名承訓者事吳越王以才武稱錢氏歸朝

授左侍禁子直大中祥符元年姚暉明鈔本作暉榜登甲科為明州慈縣

令卒妻李氏更嫁任恭惠公布直有子李置於甯氏族人以去族

人家破有故老媪收養之任公守越州客或問甯氏子無恙公愕

然歸問夫人夫人明鈔本不疊夫人二字泣曰初不欲以兒累公留於甯氏之族

族破今流落矣任公閱焉多以金帛求得之年五歲公教育之如

己子遂冒任姓明鈔作名適公知樞密院欲官之夫人泣辭且謂適

曰汝甯氏子家破無所歸能力學以取名吾死不恨矣適曰汝甯氏

二字元鈔無發憤讀書景祐初登進士第夫人方為之喜夫人死任公謂

適曰前不欲任以官者成其志也今當再薦以示無間其無辭適

泣謝遂以公薦轉太常寺太祝又奏其子以官任公薨適解官持

喪如父服自聞於朝乞還姓甯氏因納任公所奏之官有旨許歸

姓不許納官與任氏兄弟相持而哭乃別去故任甯世明鈔本作氏為婚

姻適更名明鈔本有瞻字後通籍贈其父直為太常博士終尚書職方員外

郎福建路運判若子若孫若曾孫數十人多知名士遂為洛陽大

家

河南劉氏自名環雋者事齊魏為中書侍郎子坦事隋文帝贈尚

書右丞子政會事唐高祖太宗為洪州大都督既死太宗手勅曰

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勳贈戶部尚書諡襄配享高祖廟圖形凌煙

閣子元意襲爵封渝國公事太宗尙南平公主弟元象主客郎中

元育益州刺史元意之子名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論則天革命

下獄死弟循金吾衛將軍子慎知幼居父喪奉其母居伊南一日

羣盜至衆走明鈔本有匿字慎知獨不動盜怪問則曰母老且病不可行唯

有同生死耳盜感其言而去一方元鈔無一字賴之以免弟超河南少

尹微吳郡太守微之子襲開元中以功臣之後賜進士第為濟元鈔明鈔

齊作州東阿元鈔本作柯縣令服後母喪以毀卒子藻祕書郎弟全成方平

皆有文方平之子符寶曆二年擢第至戶部侍郎贈司徒八子崇

龜崇彝崇聖明鈔本作望崇魯崇薈元鈔本作基崇珪崇瓌崇玕明鈔本作玕皆有

官崇珪子岳天福四年登進士第事後唐明宗為吏部侍郎贈司

徒子溫叟事本朝太祖皇帝為御史中丞太祖一日與數謁者登

正陽門之西樓溫叟自臺歸過其下或告溫叟當避溫叟不顧明

日求對面謝曰陛下御前樓則六軍必有希賞賜者臣所明鈔本有以字不

避者欲陛下非時不御樓也太祖大悅出內帑三千緡付有司自罰太宗尹開封知其貧以五百千錢遺之溫叟受而不辭對其使扁記於西廂至明年太宗復遣其使餉以酒使者視其扁記如故歸白其事太宗歎息曰吾之萬曆本無之字錢尙不肯受况他人者乎仍明鈔本萬

層本

命輦歸以成其美名憲臺故事月給俸錢一萬不足以贓罰充

之溫叟惡其名不取太祖因與太宗從容論廷臣之有名節者太宗以送錢事聞太祖歎美久之後求退太祖曰俟朕選有守道正直如卿者即可代子炤太宗朝爲贊善大夫燁登進士第爲龍圖閣直元鈔本直閣學士權開封府明肅太后朝獨召對后曰知卿名族十數世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后數問之度不可免因陛對爲風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再召懇避不行求爲留司御史臺以卒燁七元鈔明鈔作六子既几先亢元鈔明鈔無亢字忱兆兢几登科嘗因陛對奏仁宗不進家譜事上稱歎久之忱爲監司郡守有聲子元鈔

無字唐老元祐元鈔作元和明鈔祐下有中字爲右正言自北齊至本朝五百餘年而劉

氏不衰弱陽多大家世以譜牒相付授甯氏劉氏尤爲著姓有可

傳者以上三條諸本在十七卷首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七

康節先公

萬曆本作生

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司副使以

疾乞知衛州以衛

元鈔無以衛二字

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善醫自言得術

於高若訥參政得脈於郝氏老其說謂高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

脈少故不及郝老郝老名充

明鈔作充

居鄭州今諫議之疾郝老名充以下十二字元鈔無非

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召

元鈔明鈔無召字

郝老

元鈔明鈔作氏

至診其脈曰有沉積

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椀覆

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

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差

元鈔作甚明鈔作甚

大不能

禁然宿疾良已可賀又曰郝老之脈通神公舉家之人坐帳中俾

遍診脈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說信然始加禮

自此疾平復入為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為太醫丞郝老本河朔

人既死張岫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病元鈔無甚異曰士人之

妻孕診其脈曰六脈皆絕反用子氣資養故未死子生母即死矣

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病用藥元鈔明鈔品量增減之服

者無不驗者元鈔明鈔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洛中形勢邲明鈔本無邲字鄗山在西邲山在北成臯在東以接嵩少元鈔無少

字闕塞直其南屬女几連荆華至終南山洛水來自西南伊水來

自南右澗水左灋水隋文帝登邲山對闕塞而歎曰真天闕也今

之洛城也周公所卜在其西北邲鄗二山相屬定鼎於邲鄗是也

前臨澗洛二水故曰穀洛闕將毀王宮也洛誥曰我又卜灋水東

亦惟洛食東漢洛陽是也在今洛城之東十八里跨洛水前直轅

轅北屬邲山極平遠西晉後魏皆都焉晉又築金墉城在其西北

其山川秀潤有餘形勢雄壯差不逮長安東嶠函東南荆華

以屬終南山面南太白雞足山又西秦隴岐山北梁山東北雷首

中條山與平陽諸山相屬涇渭澧澇滽澇之水在其後前左右
以入於河故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周都岐山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秦初建國於秦後遷岐山之陽今寶雞是也穆公羽陽宮故基三
良墓尙存至始皇都咸陽跨渭水爲阿房宮西漢都秦宮之東今
未央長樂章臺諸宮城闕尙存隋文帝初都漢宮後遷稍東枕龍
首渠山築長安新城制度甚壯南接華嚴川以屬元鈔作觀南山北臨渭
水城南北三十餘里東南二十餘里漢末未央宮在其苑元鈔明鈔有園字

中唐因爲都又起東內今含元殿太液池故基尙存又起南內謂
之興慶宮今池殿故基亦在自東築夾城複道南至興慶宮又南
至曲江東跨灞澹以屬驪山山上起羯鼓望京樓山下起華清宮
宮有溫泉以白玉石爲芙蓉出水爲御湯蓮花湯太子湯百官湯
其宮闕北臨渭水由華清宮東離宮相望以屬東都自堯舜周秦
漢唐都城皆相近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勢壓天下洛陽民俗和

平土宜花竹長安尚有秦漢游俠之風地多長楊老槐耕桑最盛

古稱陸海前代英雄必得此然後可以有為今陸沉於北狄惜哉

洛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不敢事形勢人隨貧富自樂於貨利

不急也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雜花盛開元鈔明鈔無開字三月牡丹開

於花盛處作園圃元鈔明鈔鈔作圃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

亭勝地上下池臺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明鈔本作由花市

明鈔本有歸市二字以筠籠賣花雖貧者亦戴明鈔本作戴花飲酒相樂故王平甫詩

曰明鈔本作云風暄翠幕春沾酒露溼筠籠夜賣花明鈔本有花之貴者曰五字姚黃初出

邙山後白司馬坡下姚氏酒肆水地元鈔明鈔鈔作北諸寺間有之歲不過十

數枝府中多取以進次曰魏花元鈔明鈔鈔作紫出五代魏仁浦樞密園池中

嘉靖本作園中池島上明鈔本作山初出時園吏得錢以小舟載元鈔本有送字遊人往觀元鈔

明鈔作過他處未有也自餘花品甚多天聖間錢文僖公留守時歐陽公

作花譜才四十餘品至元祐間韓玉汝丞相留守命留臺張子堅

續之已百餘品矣姚黃自穠綠葉中出微黃花至千葉魏花微紅

葉少減此二品皆以姓得名特出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黃明鈔本

爲王魏花爲妃云余去鄉久矣政和間元鈔本過之當春時花園花

市皆無有問其故則曰花未開官遣吏元鈔本監護甫開元鈔本盡

檻土移之京師籍園人名姓歲輸明鈔本花如租稅洛陽故事遂廢

余爲之歎息又元鈔明鈔追記其盛時如此

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縣也本朝熙寧初廢爲鎮面大河

背雷首中條山形勢雄深安史之亂土人多避地於此有姚孝子

莊孝子名栖筠唐貞元中爲農當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兄嗣

未立弟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歿時栖筠方六元鈔明鈔歲其後母再

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

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之河東尹渾瑊上

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欽愛栖

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岳至師正仍世廬墓至本朝慶曆
中再加旌表元祐中縣令王闢之以狀列於朝乞詔史官書之蓋
自唐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政和甲午余過其家長少列拜庭下
以次升堂侍立應對有禮道其家世次第甚詳蓋自栖筠而下義
居二十餘世矣余爲之低回歎息而去其村人爲余言姚氏世推
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專以一人守墳墓雖元鈔明鈔作近度爲
僧亦廬墓側早晚於堂上聚食男子婦人各行元鈔明鈔有次字列以坐小
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卽鎖廚門無異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
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遺其妻妻不受納於尊長請元鈔
本作前杖之望其墓林木蔚然洒掃種藝甚謹有田十頃僅給衣食稅
賦不待催驅未嘗以明鈔本作有訟至縣庭今三百餘年守其家法無異
辭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全家守墳不去熙寧間陝右歲歉舉族百
口同往唐鄧間就食比其返不失一人政和中取粟麥於民謂之

均羅姚氏力不給舉家日夜號泣欲亡去余聞之惻然諭縣官曰

孝義之門忍使至此為作狀申府申明鈔本無申字監司得免焉嗚呼元鈔明鈔有今

字永樂陷虜姚氏為虜民不知其存亡矣因具書之

樞密章公棗謂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驢某自控兒女尚幼共

以一驢馱之近時初為元鈔明鈔無為字官者元鈔明鈔無者字非車馬僕從數十不

能行可歎也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因以元鈔明鈔無以字錄之

紀公實為余言嘗聞其父言王冀公欽若以使相尹洛振車騎入

城士民聚觀明鈔本有之字富韓公方為舉子與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一張

姓者同觀於上東門裏福先寺三門上門高富公魁偉三人者挽

之以登見其旌節導從之盛富公歎曰王公亦舉子元鈔本有也字耶三人

者曰君何歎安知吾輩異日不爾也後富公出入二字元鈔明鈔作歷將相以

三公就第年八十乃薨諡曰文忠其名位不在冀公之下而功德

則過之魏叔平段希元至富公為宰相以特奏名命官張姓者窮

老而死云

熙寧間洛陽有老人党翁者賣藥日於水街

元鈔明鈔無街字

南北往來行

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爲兵營事柴世宗有放停

公帖可驗戴卷脚幘頭衣黃衫繫革帶猶唐裝也有妻無子問其

事則不答至元豐中不知所在余嘗親見之亦異人也矣

有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

歸輒歎

明鈔本作歎

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

年奈何商感之攜往隴山泣涕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鸚

鵡必於林間問郎無恙託寄聲也瀘南之長寧軍有畜秦吉了者

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伍拾萬買之其人告以苦貧將賣爾秦

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勁

元鈔本作絕頭

而死嗚呼士有背主忘恩

與甘心異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也故表出之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八

伯溫曾祖母張夫人御

元鈔明鈔作遇

祖母李夫人嚴甚李夫人不能堪一

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筋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夫

人信之後夫人病瘦

元鈔本
作瘦病

醫者既投藥又夢寢堂門之左右木瓜

二株左者俱已結

元鈔明鈔無
以上五字

右者已枯因爲大父言大父遽取藥

令覆之及期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

上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

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爲

明鈔本
有有字

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

命也女子涕泣

元鈔作
泣涕

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爲

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則知

釋氏輪迴鬼神之說有可信者康節知而不言者也親謂伯溫云

元鈔作親謂伯
母當作某云

伊川夫元鈔明鈔作文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

遂孕臨蓐時慈烏元鈔作鵲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公公初生髮被面

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明鈔本有從字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

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既長游學夜行元鈔明鈔無夜行二字晉

州山路馬突元鈔明鈔作失同元鈔作因墜深澗中從者攀緣元鈔本有而字下尋公無所傷

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

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下明鈔不疊下字導吾行亂山中元鈔明鈔無中字

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其壁間有大書

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嗚呼異哉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萬曆本一作生一歲從康節學

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仲賓太博字穆之元鈔明鈔有自字未

第亦從康節學與明鈔無與字元鈔與上二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

後爲大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爲高康節曰貧

不能娶非爲高也子發曰某同學生王允修頗樂善有妹甚賢似

足以當先生穆之曰先生如元鈔明鈔作欲婚則某備聘令子發與王允修

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

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

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元鈔明鈔有前字見吾兒元鈔明鈔吾兒作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

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子發本京師富家氣豪樂施登進士第月

分半俸奉萬曆本有養字康節治平間知壽州六安縣以目疾分司居新鄉

子發死康節以其女嫁河南進士紀輝視之如己女伯溫以姊事

之元符三年紀輝與姜女俱亡今二子依吾家避亂入蜀伯溫亦

以子姪處之王觀文依吾家以下十八字元鈔本無樂道未遇時與子發交

遊甚善樂道苦貧教小學京師居州西子發居州東相去遠一日

大雪子發念樂道與其母寒飢元鈔本飢寒自荷一鍤元鈔明鈔作杖剗元鈔作棧雪

以行至樂道之居扣門久之方應樂道同母凍坐日已過高未飯

子發惻然亟出買酒肉薪炭往復同樂道母子附火飲食樂道覺
子發衣單問之以綿衣質錢買飯明鈔本飲作飲食也子發說論語士人樂
聽之為一講元鈔作講一會得錢數百千為樂道娶妻樂道登第調睦州
判官妻卒子發又為求范文正公夫人姪汝陽李氏以繼其負義
如此熙寧初樂道以翰林侍讀學士為西京留守子發老益貧且
喪明自新鄉駕小車來見樂道意樂道哀之也樂道遺酒三十壺
而已子發殊悵然康節館於天津之廬典衣贖其行歸新鄉未幾
卒

康節先公元鈔作生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康

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節持喪元鈔持作特無喪毀甚躬自爨以

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於百源之上時李成明鈔成作明鈔丞成之

子明鈔作才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

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

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
爲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易元鈔明鈔作之油貯燈

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代元鈔明鈔作戊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

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爲獻康節辭而後受每舉此語先夫人曰吾

少有明鈔本日字艱難如此當爲子孫言之康節又嘗謂伯溫曰吾早歲徒

步遊學至有所立艱哉程伯淳正叔雖爲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

易矣因泣書之以示子孫元鈔此下另爲一條康節先公慶曆間過洛館於水

北湯氏愛其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衛州

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遷居焉門生懷州武陟知縣侯紹曾字孝

傑助其行初寓天宮寺三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獻可

靜居張少卿師錫及其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

憲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明鈔本有慎言不疑慎行無悔慎術諤

字師柔及其子孫南國明鈔本作國張大元鈔本作太丞師雄及諸子劉龍圖之

子祕監几字伯壽修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真吳少卿執中

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子籲字端伯姚郎中爽字周

輔交遊最密元鈔作蚤或稱門生洛人為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

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後王不疑周元鈔明鈔作同鄉又元鈔明鈔作人買田於河南

延秋村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洙就天宮寺西

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宅餘材為屋

三十間請康節還元鈔明鈔作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

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明鈔作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勝

三月明鈔作日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

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

新巢始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

窗虛響瀝澗臺迥粲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

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萊元鈔作來歡不已靖元鈔作端節歎

何窮嘯傲陪眞侶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厚恩隆後以詩

謝溫公諸公曰重謝諸公爲買園洛陽

元鈔明鈔作買園

城裏占林泉七千

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傲熙寧受券遂能

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

月夜盈軒接羅倒戴

明鈔本作戴

芰荷畔談塵輕搖楊柳邊陌徹銅駝花

爛熳堤連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尙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

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

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

夫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

戶名康節初不改也康節蓋曰貧家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少必

受嘗謂伯溫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不

元鈔明鈔無不字

求名既爲世所知

矣何用利哉故甘貧樂道平生無不足之意嗟夫洛陽風俗之厚

人物之盛此

元鈔明鈔無此字

不可見矣重念老境可傷因詳書之以示子

孫云

康節先公

元鈔作生

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

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卽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

五百年無心腹患故觀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

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

園亭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又曰吾曹養拙

賴明時爲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跡人間好景處開眉生

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

無之伯溫竊疑未嘗經亂離爲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輩行自

知之永念先公當本朝太平盛時隱居求志謝聘不屈其發爲詩

章每如此

康節先公

元鈔作生

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

卿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以

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爲康節言康節不答以詩二章謝之曰相招

多謝不相遺將爲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意元鈔本既閑安用

更名爲願同巢許稱臣曰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

夫無以繫安危又云元鈔本欲遂終焉明鈔本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

何幾重軒冕酬身貴得此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興詠壯心都

已入消磨鷓鴣自有江湖樂安用區區設網羅文忠公終不相忘

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

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

詔景字子蒙亦從康節遊客李邯鄲公家公之子壽朋薦於潞公

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河南黃景以閩

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一首命官爲試銜知縣文忠奏天

下尙有遺材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尙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

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

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辭頭曰使邵
 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
 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
 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太夫人憂去位矣熙寧二年神宗初即位
 詔天下舉遺逸御史中丞呂誨元鈔明鈔無呂誨二字三司副使吳充龍圖閣
 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參知政事素重常秩故穎川
 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祕書省校書郎穎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
 受命即引疾不起答鄉人二詩一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嘉靖本作世上
 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為真
 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何元鈔本作無用苦開陳二
 曰却恐鄉人未甚知相知深後嘉靖本作厚又何疑貧時與祿是可受老
 後得官難更為自有林泉安素志况無才業動丹墀苟揚若守吾
 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

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

元鈔本有者字

常秩賜對神宗問曰仁

宗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

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

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熙寧初介甫之弟安國字平甫爲西京國

子監教授從康節遊歸以

明鈔本有康節之三

出處語介甫介甫歎曰邵堯

夫之賢不可及矣神宗正史康節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

明鈔本作中

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與富韓公有舊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大第與康

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

秋時間過親舊間

明鈔本作案

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

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

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

嘗

明鈔本作當

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

歸康節和曰道堂閒話儘多時塵外盃觴不浪飛初上小車人已

靜元鈔明鈔作識醉和風雨夜深歸又題康節擊壤詩集云黎民於變是堯

時便字堯夫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其知康

節如此公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

康節論天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不為起徐指二蒼頭

戲公曰忘却拄杖矣富元鈔明鈔無富字公深居託疾謝客而元鈔明鈔有公字嘗苦

氣痞康節曰有明鈔本好事到手畏甚元鈔明鈔鈔作慎不為他人做了鬱鬱何益

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公元鈔無公字明鈔公下有性字雖剛勇遇

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之元鈔明鈔鈔無之

字公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

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

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

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

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元鈔本公見康節曰明日僧顯修元鈔作顯修明

鈔作顯開堂說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

果往於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曷元鈔本止之康節曰恨聞之

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

公公笑曰先生以為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

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我元鈔明未之思也鈔作某

公元鈔明與康節食筍康節曰筍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頭之無公字

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食筍三十年未嘗為人所奪公今日可食

以元鈔明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康節疾病公日遣其子偕醫者無以字

來饋藥物不絕康節捐館公賻贈之遺禮元鈔明甚厚伯溫除遺禮二字

喪往拜公公惻然曰先生年未元鈔無年高元鈔本嘗勸之學修養復有尙字

曰不能學胡走亂走也問伯溫年幾何娶未伯溫明鈔本對年二伯溫二字

十四未娶公曰未元鈔明娶甚善可以保養血元鈔本氣專意學問吾

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嘗白先公先夫人未第決不娶弟妹當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鈞也伯溫自此得出入公門下悲夫今海內之士嘗獲拜公牀下唯伯溫一人想公英偉之姿凜然如在世也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荊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神宗思之曰使司馬在朝人主自然無過舉移許州令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游嘗曰某元鈞明鈔作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卽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旣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明鈔本有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明鈔本作朝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

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

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

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

雲衣一雙白鷺來煙元鈔本外將下沙頭卻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

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明鈔本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

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萬曆

又云本作燕過社今年尙未迴元鈔明鈔作請罰誤君凝佇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又云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迴神仙一語難忘處花外

小車猶未來康節有安樂窩中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

情倦時擁衾側臥未欲元鈔本起簾外落花撩亂飛公愛之請明鈔本

書紙簾上字畫奇古某家世寶之公與康節唱酬甚多具載擊壤

集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

言至康節捐館公作挽詩二章其一曰慕德聞風久論交傾蓋新

何須半面舊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真重言蒙蹠元鈔

本實佩服敢書紳記康節之言也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踏

之如此後公以康節之故遇其元鈔本孤伯溫甚厚公無子以族人

之子康爲嗣康字公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公休與伯

溫交游益厚公薨公休免喪元祐間方欲大用亦不幸特贈諫議

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數歲公休素以屬伯溫至元鈔明范純夫明鈔本

內翰輩皆曰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

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植得以卒業因經紀司馬氏之

家植字子立既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真溫公門戶中人也亦蚤

死無子溫公之世遂絕

康節先生與趙宗道學士游宗道年長康節拜之其諸子皆以父

師之禮事康節宗道早出富韓公門下熙寧初宗道自西都留臺

領宮祠以卒先是宗道季子濟爲提舉常平劾富公不行新法朝

廷坐其言罷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明鈔本致政居洛賻萬曆本恤

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謝富公濟獨未敢行請於康節康節

曰以富公德度尚何望於君第往勿疑諸兄行君不行是自處于

不肖也明日濟偕諸兄弟元鈔明鈔以進富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

起謝罪公止之曰吾兄元鈔明鈔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濟歸元鈔

無歸字謝康節曰微先生濟之過不可贖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議論勁正

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君元鈔明鈔從賞花明鈔本來北京耿君

先期已馳情此時隕霜奈何重今歲花開元鈔明鈔徒有聲既欲元鈔

尊作佳章當墜刺寧無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應自惜料得不為時

虛生仲賢明鈔本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明鈔本詩顏體大書極奇

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文元鈔明鈔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

詩云憶昔初學明鈔本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

四十五歲成一非仲賢又贈元鈔明鈔作誦魏公詩云元鈔明鈔作曰春去花叢胡蝶

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仲

賢之子名巖叟字彥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縣召為監察御史

有直聲後位簽書樞密院彥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鎮元鈔本相

州薦彥霖為屬韓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彥霖彥霖謝曰某魏公

之客不願入它門也士君子稱之

康節先公嘗言李復圭萬曆本作圭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知滑州與

郡官夜會有衙兵奪銀匠鐵鎚元鈔本作鎚殺人者一府皆驚擾公捕至

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帥才也除知

慶州後元鈔明鈔無後字責光化軍有放停卒自陳乞添租剗佃某人官田

者公曰汝棟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

衰故棟停既未衰卻合充軍呼刺字人刺元軍分人皆稱之公才

高為衆所忌故仕宦數不進公居多不樂元鈔明鈔作平康節因和其詩作

天吟一篇曰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
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崑
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千秋明鈔本
作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
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蓋廣元鈔本
無廣字其意使有所
感悟也

康節先生

明鈔本
作公

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

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亦可謂善謔矣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十九

司馬溫公初居洛問士

元鈔無士字

於康節對

元鈔無對字明鈔對作康節

曰有尹材字處

初張雲卿字伯純

元鈔明鈔作紀下同

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賢俊

元鈔明鈔作後

處初

明之得進於溫公門下獨伯純未見康節以問公公曰處初明之賢如先生言張君者或聞旅殯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康節曰張雲卿可謂孝矣雲卿之父謫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爲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爲和州一行則罷俸數月將飢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悵然曰某之聽誤矣伯純自此亦從溫公游未幾伯純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子既受知溫公公入相元祐處初明之以遺逸命

明鈔本有官字

伯純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溫公好賢下士

尊用康節之言如此伯純學問該洽文潞公於經史注疏或有遺

忘多從伯純質之

此條元鈔明鈔在熙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荆公議新法不合條後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康節先公同吳處厚王平甫會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姑聽之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笑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

元鈔明鈔有一代二字

平居出處一飲

元鈔明鈔作飯

食之間其慎如此爲子孫者當念之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先公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

知明鈔本無知字邵先生知嗚呼盛哉

康節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

送告勅朝章康節服以謝卽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

不從再以元鈔本無以字朝章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緜

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縉帶每出

朝服乘馬用皮匣明鈔本作篋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常爲元鈔本作

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

公歎其言合理

富公未第時家於水北上陽門外讀書於水南天宮寺三學院院

有行者名宗顥管給事公左右及公作相顥已爲僧用公奏賜紫

方袍號寶月大師公致政築大第於至德坊與天宮寺相邇公以

病謝客宗顥來或不得前則直入道堂見公曰相公頗憶院中讀

書時否公每爲之笑時節送遺甚厚康節先公自共城遷洛未爲

人所知也宗顥獨館焉可見宗顥非俗僧也康節登其院閣元鈔開鈔無開

字嘗作洛陽懷古賦曰洛陽之為都也地居天地之中有中天之

王氣在焉予家此始半元鈔作治平歲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

宮寺三學閣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乘元鈔明天子鈔作來

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諷誦明鈔誦作諭元鈔誦下有諭字

君玉明鈔本好賦明鈔本以賦言之元鈔明鈔無之字秋雨霽日色清萬景元鈔明鈔作景

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冷

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氣

象汪然明鈔作一氣茫然元鈔茫觀堯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

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元鈔本若諸夏不會要於方

策元鈔明鈔作來不號令於天下聲明元鈔作名文物不自元鈔無此而出道德仁義

不自元鈔無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為茂草園囿基布荒而為平野

鸞輿曾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

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

此爲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達元鈔作進國爲萬而居中者實曰

洛陽灑澗之側此唯萬曆本作爲舊邦元鈔明鈔作都迄於今明鈔本有日字二千年之有餘

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

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國家明鈔本作家國也昔元鈔明鈔作噫

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

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軌七雄駕

威漢之興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

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畿或走齊而驛元鈔本作驟梁元鈔作魏或道陳而

經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之腹孕五

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彊而留下或虎吞而龍噬或

雞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包

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

德之爲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爲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爲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爲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爲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爲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爲大也能致萬曆本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鏑峻金湯嚴法令於烈火肅兵刑於秋霜竦民聽於上下慴夷心於外荒其霸者之所爲乎其四曰時若傷之於隨失之於寬始則廢事久而生姦既利不能勝害故冗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蓋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闕闕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見奪是以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

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爲

沴年歲耗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原本缺空五格

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重輕逸權不有水旱兵革元鈔明鈔

元鈔同明鈔有也字不缺空而民已困而況有之乎此元鈔明鈔無水旱兵革者焉明鈔作乎所謂

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

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

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爲人之隄君

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

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

都括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天之

教元鈔無以上六字明鈔天作民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

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爲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爲王事則

請執人道焉下爲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

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
吾從其中康節先生經世之學蓋如此託賦以自見耳熙寧間宗

顥尙無恙伯溫嘗就其院讀書宗顥每以富公爲舉子

元鈔作學晚明鈔本作學時

事相勉曰公夜枕圓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冷

之年幾九十乃死康節先公常言本朝祖宗立天下之士

明鈔士作本非

前代可比內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強橫亦無大盜賊獨夷狄爲

可慮故有十六國詩云普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

弊時多蟻虱爪當爛處足蟲蛆龍章本不資狂寇象魏何嘗薦亂

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又作觀碁詩歷敘古今至

西晉云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世無管夷吾令人重歎欻常曰

孔子念管仲之功自以不被髮左衽爲幸若管仲者可輕議哉嗚

呼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溫不肖不敢稱贊平居於人事禴祥未嘗
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
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三
五元鈔明鈔作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
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
六鷁退飛鸛鶴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
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故康節先公
嘗有詩曰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幾家大第橫
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其旨深矣伯溫後聞熙州有唐碑本朝未
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明鈔本有夷字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
耶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君之說
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爲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

不為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明鈔本作上

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

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孟子為知易之用論文中

子謂佛為西方之聖人不以為過於佛老之學口未嘗言知之而

不言也故有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其所

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太

極為堂奧乾坤為門戶包括六經陰陽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

相為盛衰皇王帝伯相為治亂其肯為訓解之學也哉

康節先公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

知既言則有知知元鈔明鈔不疊知字而必行則明鈔本與鬼神敵也春秋祭祀

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

一明鈔本非豈明鈔作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籩豆

簠簋薦牲不可也伯溫謹遵遺訓而行之也明鈔本無也字

伯溫昔侍家庭請於康節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宗在御富公當國可謂盛矣乃謝聘不起何也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極矣以元鈔明鈔無以字前或未至後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偶然者吾雖出元鈔明鈔有尙字何益是非爾所知也伯溫再拜稽首不知所以問

康節先公遺訓曰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故有詩曰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爲若求騏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相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故無名元鈔作吝君序

曰見善人未嘗急急見不善人未嘗急去伯溫佩之終身不敢忘

康節先公言頃萬曆本言作頃字京都元鈔明鈔作東京有一道人曰飲酒萬曆本作食於

市將出謂其鄰曰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或問預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曰才欲使人學無心卽有心

矣又程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過漢江中流船幾覆舉舟之人皆號泣伊川但正襟安坐心存誠敬已而船及岸於同舟衆人中有老父問伊川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以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父曰心守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尙欲與之言因忽不見嗚呼人果無心險難在前猶平地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唯無心者能之

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

元鈔明鈔有船字

風泊

萬曆本無泊字作遇風船

岸與數

人下採薪有巨人數十長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食以薦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所穿跡在脅下康節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二十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康節先公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先公康節先公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嗚呼康節先公深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如此世所元鈔本無

所謂謂康節先公為隱者非也此條元鈔明鈔在卷十九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條後

熙寧中有一道人無目以錢置手掌中即知正背年號人皆異之康節先公問曰以錢置爾之明鈔本有手則知之置爾之七字足亦能知之乎道人答

曰此吾師之言也愧謝而去

伯溫少時因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元鈔本謂作為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公見之

聞錄卷二十一
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矣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

論

伯溫上世范陽以中直

明鈔本
作忠信

篤實讀書謹禮爲家法大父伊川丈

人尤質直平生不妄笑語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捐館初無疾不食飲水者累日除夜康節先公以下侍立左右伯溫方七歲大父鍾愛之亦立其傍大父曰吾及新年往矣康節先公以下皆掩泣大父止之曰吾兒以布衣名動朝廷子孫皆力學孝謹吾瞑目無憾何用哭大父平日喜用大杯飲酒謂康節先公曰酌酒與爾別康節同叔父滿酌大杯以獻大父一舉而盡再酌飲及半氣息微矣謂康節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無罪卽死當

元鈔明鈔
無當字

以肉祭勿用

元鈔明鈔
鈔作做

佛事亂吾教無令吾死婦人之

元鈔
明鈔

無之
字

手汝兄弟候吾就小殮方令家之人哭勿叫號俾我失路康節

先公泣涕以從康節謀葬大父與程正叔先生同卜地於伊川神

陰原不盡用葬書大抵以五音擇地以昭穆序葬陰陽拘忌之說

皆所不信以是年十月初三日葬開棺大父顏明鈔本貌如生伯溫

尚記之熙寧十年夏康節先生元鈔本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

笑謂司馬溫公曰某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

節先生元鈔本曰死生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

生論明鈔本命來元鈔本當推之康節先公曰若天命則知之世俗所

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

至此它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先公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

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嘉靖本近洛

城者康節先公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

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作明鈔本章曰生於太平世長

於太平世元鈔無以上五字明鈔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

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其治命如大父伯溫

不敢違先是康節先公每展伊川大父墓至元鈔無至字中塗上官店必

過信明鈔無信字元鈔信作李孝傑殿丞家孝傑從康節先公最早孝傑死有八

子康節先公遇之如子姪每過之則迎拜侍立左右甚恭康節先

公捐館之年寒食過之謂諸子曰吾再經此與今日異矣諸子不

敢問至葬喪車及上官店諸子泣奠元鈔本作涕言之以為異張景觀字

臨之學行甚高康節先公喜之將赴涪州武龍尉告別康節先公

泣數行下謂曰吾不見子之歸矣又元鈔明鈔無又字張岫明鈔本作岫字子堅明鈔本作

望康節先公於門弟子中謂可與元鈔明鈔無與字語道者赴調京師康節

先公愀然色變曰吾老矣吾老矣元鈔明鈔無以上三字不復相見也皆是年

之春也嗚呼康節先公所以預知者何止知元鈔明鈔無知字此哉伯溫不

肖不知元鈔明鈔作能有所述也惟修身俟死下從九原耳尚追憶其遺言

以示子孫

康節先公與呂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與橫渠先生張子厚同以

熙寧十年丁巳捐館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母作明鈔本同州丁巳吟云

行高名並美命否數皆殂嗟爾百君子賢哉二丈夫世方敦薄俗

邵堯夫樂道不仕誰復距虛無張子厚論佛老之失二字望道咸瞠若脩梁遽壞乎密

章燔漢綬環絰泣秦儒賴有諸良友能令紹不孤為先公與子厚

作也蓋河南府以先公訃聞詔贈著作郎諡康節子厚自祕閣病

免西歸及長安以歿門人衰服挽車葬橫渠云伯溫獲見公每語

先公則悵然有不可及之歎後伯溫初仕長子縣尉公入相元祐

改西京國學教授未久公罷政嗚呼亦所以為不孤之惠歟以下明鈔另為

一條康節先公居洛凡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為朋友年少

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出四

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

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元鈔暑作熱會有四不赴公會辨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

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

姓但名曰吾家明鈔本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

教康節先公以至誠爲之開論元鈔明鈔作論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康節先

公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康節先公沒鄉人挽

詩有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以下明鈔康節先公過士友家晝臥元鈔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詩

另爲一條題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

不載

熙寧初歐陽文忠公爲參知政事遣其子棐叔弼來洛省王宣徽

夫人之疾將行語叔弼曰到洛唯可見邵先生爲致吾嚮慕之意

康節先生既見叔弼從容與語平生出處以及學術大概臨別猶

曰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後十年康節先公捐館又十年韓康

公尹洛請諡於朝叔弼偶爲太常博士次當諡議叔弼嘗謂晁說

之以道云棐作邵先生諡議皆往昔親聞於先生者當時少年

明鈔本有

先生二字

一見忻然延接語及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故得其詳如此豈非

先生學道絕世前知來物預以

明鈔本有相字

告耶蓋驗於二十年之後異

哉

康節先生

明鈔本作公

少時游京師與國子監直講邵必不疑初叙宗盟

不疑年長康節先生

明鈔本作公

以兄拜之蓋不疑自河朔遷丹陽康節

先公上世亦河朔人故也至康節自衛入洛不疑爲京西提刑嘉

祐中河南府薦康節先公以遺逸不疑自作薦章其詞有厚德足

以鎮薄俗清風可以遺來世相推重如此熙寧初不疑以龍圖閣

學士知成都府過洛謂康節先公曰某陛辭日再薦先生矣康節

先公追送

元鈔作路明鈔作路至

洛北別去不疑中途寄康節先生

明鈔本作公

詩云我

乘孤傳經崦澗君擁羣書臥洛城富貴人間亦有閑忙趣味甚
分明不疑次金牛驛暴卒喪歸康節先公哭之慟女嫁楊國寶應

之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開禧元鈔本元豐

中為河南府推官康節已捐館伯溫復以兄拜之宣和己丑伯溫

赴果州道出閬州有知閬中縣邵充美孺者相迎自稱同姓姪云

伯溫以宗族源流為問美孺曰充之上世自潤州入蜀龍圖公先

人明鈔本叔父行也伯溫曰康節先公以兄事龍圖公伯溫不敢忘

自此與美孺美孺三字之中外皆論親癸巳伯溫奉使西州美孺居

邨嘗至其家拜刑部公廟美孺天元鈔明鈔資和易萬曆本作厚與人

言如恐傷之至臨吏政是非毅然不可奪君子人也丹陽河南成

都之邵其次第如此嗟夫世不講宗盟久矣具載之以示三家子

孫

伯溫之叔父諱睦後祖母楊氏夫人出也少康節先生元鈔二十餘

歲力學孝謹事康節如父熙寧元年四月八日暴卒年三十三康

節先公哭之慟既卒理其故書得叔父所作重九詩云衣如當日

白花似昔年黃擬問東籬事東籬事三字據明杳茫及死殯後圃東

籬下噫人之死生是果前定矣

康節先公既捐館二程先生於伯溫有不孤之意明鈔本所以教載

元鈔本甚厚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為學忌明鈔本標準若循

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傍舍委曲以出某明鈔本

作伯溫不便之因鑿壁為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前人規畫必有理不

可改作某明鈔本亟塞之侍講謂周全伯曰邵君雖小事亦相信

勇於為善者也某初入仕侍講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按

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怒元鈔明亦釋元鈔明不至倉卒傷人每決

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所立也伯溫終身行之

熙寧八年秋余元鈔明與士人十餘輩講學於洛陽建春門元鈔明

字廣愛寺端元鈔明像院以待試一夕夢至殿庭元鈔本唱第望殿上

女主也覺謂同舍言之皆不曉至元祐二年秋以經行薦明年春

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簾聽政也方悟前夢驗於十五年之後

是元鈔無是字果有數矣

余爲西蜀憲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丞相告云花驚定將軍也是歲土蕃陷蕞州將軍與丞相豈同功者耶告後列金紫光祿大夫左相幽國公臣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博陵縣開國男臣不書姓名右相關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平章事姓名磨滅謹按至德元年肅宗初即位於靈武右丞相楊國忠誅死故闕之是歲六月丙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尙書平章事章見素爲左明鈔本作丞相蜀太守崔渙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其不書姓名磨滅者此三人無疑矣中書省官臣書姓名門下省官臣不書姓名當時節度廢闕如此然花將軍之名驚定唯得於此告也或云將軍丹稜東館人今東館廟貌尤盛云

廟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偽蜀王孟昶偽蜀太子

孟元喆

元鈔作喆明鈔作詰

以降

明鈔本有王字

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

窘急悲傷之辭讀之亦令人歎息云

明鈔本作也此條元鈔在第十七卷末

